

● 季庚 新

伸向女大学生的黑手

沈阳出版社



I247.5
3542
3

BK97/04

伸向女大学生的黑手

季庚新 著

沈阳出版社

1988年·沈阳



B 570857

责任编辑 王守勋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李东训

伸向女大学生的黑手

季庆新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92 000

印张 9 印数 1-3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242-3/I·97 定价: 3.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故事写的是一个女大学生不幸的遭遇。

天生丽质的沈娟娟，按母亲姜敏的意愿考入重点大学的化工系，但是充满神话色彩的大学生活并不象她想的那么浪漫，复杂的人际关系把她推向极端，开始了不是为了爱情的恋爱。所爱的高年生罗庆德为人狂妄、自私、虚伪，不但玩弄她的感情，并且把她无情地推进陷阱，受到不公正的勒令退学处分。她去校部申诉，遭到学生处长章庆和的凌辱，用暴力拍摄了裸体照片。她走投无路自杀，被个体户红姑娘救活，安排在饭店干活。流氓王金虎在饭店赌博，公安局来抓赌，偶然发现了其中有她的许多淫秽照片，因而当成流氓拘留，受到打击和折磨。这时罗庆德借她的死胁迫章庆和帮助出书，反被章庆和抓住把柄，逼他去杀沈娟娟，结果误杀秦灿，断送了青春，下场可耻又可悲。

出狱后，沈娟娟决心复仇，持刀去杀章庆和，结果险些被章庆和杀死。危急之刻，红姑娘带领公安人员赶到，将利用职权残害女大学生的流氓逮捕。

姜敏从昔日恋人张恩梦信中得知女儿的遭遇，讲出了沈娟娟的真实身份，原来是章庆和在文革中“长征串联”，强奸沈飞飞所生下的孩子，自己也曾受过章庆和粗暴蹂躏。秦

灿和沈娟娟是同母姐妹。面对残酷的事实，沈飞飞疯了，章庆和的罪孽给两代人带来沉重灾难。

作者以奇妙的构思，令人震惊的情节，动人心魄的悬念，细腻流畅的笔触，把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犯罪，表现得淋漓尽致，处处交织着爱与恨的感情纠葛，读完最后一页方知人物之间的真实关系。

目 录

第一章	大学的梦幻	(1)
第二章	偷鱼的风波	(15)
第三章	偶然结下的怨恨	(30)
第四章	校园并非神话世界	(43)
第五章	不是为了爱情的恋爱	(59)
第六章	飞来的横祸	(77)
第七章	无情的情人	(98)
第八章	不公正的处分	(117)
第九章	伪君子的曝光	(139)
第十章	伸张正义者	(162)
第十一章	祸不单行	(179)
第十二章	私与恶的交易	(207)
第十三章	寝室疑案	(234)
第十四章	爱与恨的漩涡	(255)

第一章 大学的梦幻

一

八月的一天，天空蔚蓝如洗，深远辽阔，和地上开始由绿变黄的树叶、正盛开的五颜六色花朵、荡漾着微微碧波湖水相辉映，充分显示出初秋的绚丽色彩。

一位年过四十、体态丰满、面目和善、肤色微黑、神情安然的中年妇女，手里拎着一个文件包，走进南湖畔的一座住宅大楼里。上到四层，正从包里掏钥匙，门突然开了，跑出一个身段优美的少女，激动地喊着：“妈妈！妈妈！我考取了，是你期待的工业大学化工学院。”

这位妇女叫姜敏，是化学工业研究所的工程师，听到女儿考上大学的消息心里真比灌满蜜都甜，别提多高兴了。一下子把女儿抱在怀里，脸贴着脸，说：“我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咱娘俩的劲没白费啊！”

少女叫沈娟娟，苹果脸，白里透红，洋溢着蓬勃的朝气，黑睫毛下的大眼睛，闪着喜悦的光彩，说：“妈妈，你哭了。”

姜敏确实落泪了，晶莹的泪珠从眼角里滚落出来，顺着女儿的脸往下淌，声音发颤了：“我替你高兴，也替你担

忧。你离开了妈妈，一个人生活，会有许多难处啊！”

“大学里有许多同学，并不是一个人啊。”沈娟娟并不在乎地说，“这是重点大学，条件一定相当不错。”

“唉呀，在走廊站着干啥，快进屋去。”姜敏松开女儿，走进屋里，拿起录取通知书，看了好几遍，自言自语：

“还有五天报到，我得召集亲朋好友，庆贺一下，这是我们家的大事啊。”

“妈妈，报到那天你可要陪我去呀，等安顿好了你再回来，我一个人可不敢去。”沈娟娟这两年几乎是埋在书堆里，从校门到家门，从家门到校门，几乎不与社会接触，什么活也不干，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和妈妈撒娇外，见了生人很拘谨，连话都说不好。

姜敏有些犯难了，陪不陪女儿去报到呢？按理说应该去。女儿第一次离开家门，对大学有许多不熟悉之处，年龄又小；妈妈帮助料理一下，这种要求并不过份。可是她不愿登工业大学的门，更不愿去化工学院，里面的难隐之情是无法对女儿解释的，连自己都尽量不去想。她含糊其词地说：“到时再说吧。”

“你不是从化工学院毕业的吗？你再找熟悉的老师关照一下，对我不更好吗？”沈娟娟只认为妈妈怕耽误工作，尽力动员着，“我报考的志愿是你填的，你说这个专业有发展前途，而且你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我本来喜欢文科，理想是当作家和记者，但还是听从了你的安排，因为你是为女儿着想。你就请几天假，回母校看看，这是一支箭射两只鸟啊。”

“别……说了。”姜敏刚才还兴高采烈，瞬间象挨了霜

打，神情很是难看，说：“唉，我是一时鬼迷心窍，其实应该让你报别的学校就好了。何必图什么名声，我的虚荣心也太强了。”

“人人都有虚荣心，重点大学就是比普通大学名声好听嘛！”

“好了。不管怎么说，考上重点大学，就是大喜事。”姜敏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再激动了，说，“我给你做最喜欢吃的饭菜，以后就要上食堂吃饭啦。”

“我什么也不想吃，只想看看几位要好的同学，我们就要分别了，想起来怪难受的。”

“吃完饭你就去吧，将来在一起的机会就很少啦。”

沈娟娟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

二

傍晚，沈娟娟穿着白色的短裤，露出的两条腿富有青春气息。红色的柔姿纱衫，风一吹，那已经凸起的胸部线条更加分明。她已经开始成熟，开始走向新的人生。

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公园的大门。

林荫路的深处，杨柳几乎密得象一堵墙，又象深沉的海水，是那么幽静，那么神秘。不少情侣就隐在其中，在谈情说爱。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可能从小学到中学同坐一张桌，上大学还在一个班，没等毕业就萌生了爱情。沈娟娟无意识的联想着，不觉有点羞怯，又有点羡慕。她可没有男朋友，而是和三个女友在这里进行中学时代告别的。

在假山上的一个亭子里，齐晓影、傅雪华、刘晶三个人都到了，占据了最好的位置。见沈娟娟走来了，一齐喊叫：

“欢迎大学生光临。”

沈娟娟脸一阵微红，说：“你们不也都是大学生吗？”

“可你上的是重点大学，而我却是地方大学，还是专科，相差太远了。你是大河，我是小河沟。”刘晶并无恶意地说：“从现在起就拉开了距离，将来距离会越来越大。”

“我本来报的是政法学院，却被师范大学录取了，将来不能当检察官和法官了，只能成为孩子王被人看不起，一辈子受穷的孩子王。”傅雪华非常感慨，还有些伤感，“只要混个铁饭碗就行了。”

“我本来想当老师，可是爸爸非让我学医，只好一辈子和病人打交道了。”齐晓影尖声尖气地说，“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思议，昨天还是个中学生，邮递员送来一封挂号信，打开之后，就成了大学生，可以到高等学府学习，多么有意思啊！”

“这是我们青春的开始，也是我们中学时代的结束，再也不用为考大学而拼命学习了，应该喘一口气了。”沈娟娟觉得非常轻松，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坐到凳子上。

凉亭位于山顶，四面来风，她们已经感觉到秋天的凉意了，但心里热乎乎的。刘晶接过沈娟娟的话头：“中学时代虽然学习很苦，但不管吃，不管穿，没有生活负担，无忧无虑，真值得留恋。”

“要是永远无忧无虑就好了，我最怕的就是烦恼。”傅雪华望着天边的夕阳，脸色被映得微红。心里对大学充满了憧憬，三年的中学生活是愉快的，也是充实的，可是对大学，她觉得深不可测，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有点不安地说：“在大学里要是有几个象我们这样的好朋友，就好了。”

“你一定能交上好朋友的。”沈娟娟似乎肯定地说：“不过，可要注意虚情假意的女人。”

齐晓影望着不远处一对相依相偎的情侣，又看看天生丽质的沈娟娟说道：“要是男生和你交朋友，对你一定会好的。”

“真缺德，谁和臭男生交朋友啊。”沈娟娟马上进行反驳，“再对我好的男生我也不和他交朋友。”

“对，不能和男生交朋友。”刘晶表示赞成。

“咱们四个人要起誓，在大学里谁也不交男朋友，决不像有的轻浮女子那样，男人几句好话，就恋上了。”齐晓影提出一个奇怪的倡议。

作为十八、九岁的少女，虽然已经朦胧知道对异性的羡慕，但并非懂得爱情的含义，好象是很遥远的事情，谁也没加思索，就都说：“保证在大学里不交男朋友。”

沈娟娟说：“我们中间哪一个违背了约定，谁就背叛了友情，大家就永远不理睬她。”

本来是逢场做戏，不会有什么约束力，天真的少女们，象真事似的，都做了保证。

刘晶说：“毕业以后，我们再举行一次告别青春的聚会，在即将走向社会时，会更有意义。”

娟娟说：“我们等待那一天，肯定比现在更有乐趣。”

四个中学生在分别离近，就要走向各自考上的大学前夕，在一起相会，畅想明天，这是多么纯真的友情啊！

三

九月的第一天，是工业大学入学的日子。

经过高考拼搏，满怀着一腔激情的几千名新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大门口挤满了小轿车、面包车、吉普车、大客车。因门口竖块“送新生的机动车辆禁止入内”的牌子，所以这些车只好停在门外。新生，还有前来送孩子入学的家长，只好扛着行李，拎着日用品，从车上走下来。平静的校园里马上热闹起来，到处人山人海，每座楼前都是熙熙攘攘的，响着南腔北调的各种声音。化工学院单独座落在城北，离校部有五里路远，环境幽雅。

在化工学院接待站前，姜敏看着那宏伟的教学大楼，还和十九年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没有了高音喇叭的尖叫声，没有了两派武斗的刀光剑影，没有了被揪斗的“牛鬼蛇神”。一想那动乱的岁月，一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不幸遭遇，她就非常痛苦。虽然女儿已经长到十九岁，并没有使她忘记可悲的过去。她不想送女儿来，可是女儿没出过远门，没干过家务活，舐犊之情切切，还是硬着头皮来了。

沈娟娟并没有发现妈妈情绪的异常，眼睛东张西望着。惊奇的看着家长排着长队，给孩子办入学手续，尽管接待的老师一再劝说让学生本人办理，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家长甚至将要亲自报到的孩子推开，让他们在大树下吃冰棍喝冷饮，而自己去填表格，办粮食和户口关系，忙得团团转。她没有动地方，也是等妈妈去办手续。

姜敏周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她不想走上前去，怕遇见昔日的老师，何况已经看见了不敢见的人。她走到沈娟娟身旁，有点悲切地说：“孩子，你自己去办手续去吧，我得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不，人家都是大人给办手续，往宿舍扛行李，我怕

……”沈娟娟急得差点哭出来，恳求道，“你陪我住两天再走吧。”

“我真对不起你，实在是没空呀。”姜敏无论如何也要尽快离开这里，她的神经已经承受不住这猛烈刺激，流着泪将二百元钱塞进女儿的手，说：“干不了的事，就花钱雇人做吧。再见”。她头也不敢回地走了。

沈娟娟见妈妈走了，有些失落感，难过得抹起眼泪来。

负责新生接待的老师张思梦用眼睛打量着身穿黑色健美裤，红色蝙蝠衫，长发披在肩头，皮肤娇嫩，噘着微红小嘴，不住流泪的沈娟娟，是那样美。虽然是哭，丝毫没有影响其娇容。使他想起一个人，真象那个人似的。于是走过来，说道：“同学，你是一个人来的吧？没有让大人送，这就很勇敢吗。自己的事就该自己做，不能靠父母一辈子啊。那些抱大的一代，都应该向你学习。走吧，去办手续。”

沈娟娟并没有说妈妈走了，她知道抱太的一代是什么意思，有点难为情地解释说：“我有点想家，不过我会适应独立生活的。”

“这就好，老师相信你能克服懦弱和娇气，成熟起来的。”张思梦从沈娟娟的脸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她们年龄相近，相貌更差不多。他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沈阳。”

“坐了一天车，很累吧。”

“妈妈特意给我买的软席，不算累。”

“化工专业是你第一志愿吗？”

“是的。”沈娟娟觉得这位老师挺客气，问一些简单的

问题，她尽管答上来了，还是脸发红，心发跳，有一种不大自然的感觉。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她没有躲避，主动说：“这是家里为我选择的专业。”

“你叫什么名字啊？”

“沈娟娟。”

“不错，挺顺嘴的。是你父亲给起的名字吧？”

老师一提起父亲，她就不安起来了，脸象着火般发烧。她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好象从来没见过面。姥姥和她生活在一起，她问过姥姥，姥姥只是说你还小，无法对你说明白，有妈妈就够了。十几岁时，她问妈妈，妈妈神情很是异常，说他死了，死了很久很久。前年姥姥去世了，她便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妈妈不说父亲的事，她是很不高兴的。不过虽没父亲，但生活还是很优越的。姥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国家给补发了很多钱，这钱都用在 她身上了。她总觉得没有父亲是个很大的缺陷，又无法弥补，谁如果提起来，就很不得劲。她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了：“不是爸爸，是妈妈，妈妈说这两个字顺口，又合乎女孩子的身份，才叫娟娟。”

“你妈妈长得一定很象你吧？”

“象，不象，还是象吧。”

她心里发慌，说话就不那么连贯了。脑子里挤满了妈妈的事。姥姥说妈妈从小学习就很好，顺利地从小学到大学，正想考研究生院，因为文化大革命面成为泡影。妈妈个子不高，人长得也不漂亮，但才思敏捷，是个很有水平的工程师。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与男人来往。本来可以再找个

丈夫，年纪并不算太大，凡是来做媒的，她都拒绝了。她对待女儿特别关心，工作再忙，也要抽出一定时间帮助辅导课程，希望女儿能上大学。女儿没有辜负她的苦心，考取了她的母校。

沈娟娟也感觉到了妈妈对母校并不那么热情，反而有点恐惧感，一进大门就躲躲闪闪，又匆匆而别。可是为什么又让自己报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呢？真是个谜。

张思梦见她不愿谈及家里的情况，便喊来一位帮忙的老同学，说：“吕海珠，你替这位新同学把行李送到宿舍去。”

吕海珠是四年生，小跑走过来，大概帮别人才搬完行李，已经满头大汗，对沈娟娟说：“你不要有紧张心理，学校就是家，同学就是兄弟姐妹，在一块生活满有味道的。”

“我……知道。”沈娟娟木然地回答。

吕海珠将一只手伸进行李的绑带上，拎起半尺来高，等待沈娟娟拎另一侧，两个人抬着并不会吃力。可是沈娟娟泰然处之，只是看她，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她只好自己一个人扛在肩头上朝宿舍楼走去。

虽然有人给拿行李，她还是感到非常拘谨，跟在吕海珠后面，怯生生地进入楼里。在二层楼找到贴有自己名字的房间，推开了，走了进去。先来的几位，家长都在忙碌着，擦床板，铺被褥，拉蚊帐……孩子在旁边用嘴指点着，不时地发出埋怨声。凡是有人的铺位都很干净，没有人的则一层尘土，地上扔着破纸和没用的杂物，谁也不打扫一下，只热心于自己那块小天地。

沈娟娟见此情景，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人家的体力活都是家长做了，而自己怎么办？她想起了妈妈临走时所说的

话，可以花钱雇人干活，于是掏出十元钱，递给了吕海珠，说：“这些钱够不够？”

“干什么？”吕海珠不只一次遇到这种情景了。在新生眼里她们不是主动帮忙的，而是来挣钱的，应该替她们干活，所以手不伸一下，连句谢谢的话也没有。她不高兴地说：“你留着买糖吃吧，我还要帮别的新生搬行李，再见。”

“你不能白干呀？”沈娟娟举着钱去追，“要嫌少，我再加。”

吕海珠又可气又可笑，解释了一句：“我是来尽义务。”

“可是收拾床铺的活谁干呀？”

“你不是有两只手吗，该干的事就得动手做。”吕海珠说着，匆匆下楼了。她感觉到有些学生依赖性太强了，连起码的礼节和自理能力都没有，将来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沈娟娟有点显得尴尬又无可奈何，只好回到屋里，先是站在那儿看别人的家长忙呼，本想找个凳子坐一会儿，可是凳子太脏，只好坐在行李上。

一个女同学问：“你怎么一个人来的，父母也不送？”

她看着写杨莹雪名字的床上象小百货商店，洗脸盆、牙具、化妆品、大小暖瓶、小书架、小板凳、衣架、各种文具、巧克力、奶粉、点心、麦乳精……几乎是堆积如山了，家长还从大旅行袋里往外掏。她可不关心这些事，连妈妈都给自己带了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样安排大学生活，连想都没想。她说：“妈妈来了，没进门就走了，她工作离不开。”

“工作再忙，还有女儿上大学重要吗，真是不负责任。”正忙着掏东西的杨莹雪家长补充一句，“你们可是人

才，比什么都宝贵的人才啊！”

她仔细打量起房间来，屋子不大，摆了八张床，是双层的。有一个书架，放在门后，正好八个格，大概每人一格吧。地中央摆个长条桌，落满灰尘，是学习用的吧。没有卫生间，没有厕所，都在大走廊的尽头，要走出很远很远。地非常狭窄，两个人走，必须都侧着身子。这和想象中的大学生宿舍，可大不一样，所留的印象既寒酸又拥挤，简直和家不能比。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四年，她真是望而生畏了。

她不知坐了多长时间，别人全收拾完了，送家长回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才开始整理行李。先端来一盆水，倒在床铺上，要把灰尘冲掉，可是水太多了，流得哪儿都是，将别人放在床下的鞋都湿了，她怕引起麻烦，想找个拖布将水拖干，可是室内什么也没有，急得她团团转，没有办法，只好将包行李的毯子代替拖布，在地板上擦来擦去，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疲劳不堪。地板的水没了，她又擦床，往上铺褥子，又把衣服掏出来，装在一个包袱里。还有不少吃的和用的，一股脑儿堆在床上。她实在干不动了。在家里她是从不干这些活的，上大学第一天干体力活儿她想大哭一场，可是哭有什么用，别人也不会帮自己忙，对付收拾吧。她想起了齐晓影、傅雪华、刘晶等几位好友，如果在身边，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可是新同学帮助别人的意识很淡薄，她眼泪涌出来。

这时门开了，有人说：“你是沈娟娟吧，快下楼去报到，老师正等你呢。”

她抹一抹眼泪，拖着沉重的脚步下楼了。

上大学的第一天，她就感觉到自己的自理能力太差了。